

## 第一章

美丽的南方省滨海市，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伟大成果，她像是一颗闪着熠熠光彩的明珠，镶嵌在中国东南沿海。

然而 此时的滨海 天边正布满浓厚沉重的乌云 海风席卷着巨大的波涛拍打着堤岸 山雨欲来风满楼 突然 眩目的“闪电”像一把利剑 锐利地撕开了天边的黑幕。随后 霹雳炸响“隆隆”的雷声在云层中翻滚 瓢泼大雨倾盆而下 激荡着滨海的大地原野……

滨海市迎宾馆 5 号别墅。

滨海市常务副市长胡松正对着镜子预演自己的讲话：“只有发展才是滨海的出路。滨海不应该是个穷地方，滨海应该成为东方的夏威夷。发展是有代价的，发展的代价就是各种社会病的泛滥，这没有什么可怕的，天不会塌下来的。改革就不怕有人议论，我们共产党人死都不怕，还怕有人议论吗？我们这一批干部的成败是非留给历史去评说吧。马克思把但丁的话当做座右铭，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也把这句话当做我的人生箴言——走自己的路 任凭别人说去吧！这才是一个……”

敲门声打断了胡松的预演，他愣了一下，嘟哝了一句：“进来。”

秘书小心地推门进屋。

秘书：“胡市长 来宾都到齐了 您看……”

胡松：“开始吧。”

秘书递上西服。

通向宴会厅通道的红地毯上，胡松在一群人的簇拥下走来。  
迎宾小姐、工作人员谦恭地向胡松致意。

高速公路上。

一辆三菱吉普和一辆桑塔纳轿车正在飞速行驶着。

三菱吉普内 南方省纪委副书记明健催促着司机：“再开快点！”

一旁的省纪委第二检查室副主任董汇学神色严肃，不停地看着表。

明健的手机响了起来。电话中传来滨海市市委书记卢梦达的声音：“明健，到什么位置了？”

明健：“卢书记，快进入滨海界了。”

卢梦达：“我已经交待刘秘书长，你们就住在市委迎宾馆，晚上我来宾馆看看你们，一起吃个便饭。”

明健：“老卢，不用客气，抽空我去你家看看你和老吴……”

5号别墅楼。

胡松推门进屋，他脱下衣服，拉开领带，走到窗前，窗外一道闪电，紧接着，一连串响雷，他喟叹一句：“风声，雨声，雷声，声声入耳啊。”

胡松的话音刚落，一个盘着整齐发髻，穿着得体，举止优雅的年轻女人也来到窗前。她就是德远集团的投资顾问欧阳玉蓉。欧阳玉蓉也盯着窗外说：“天不刮风，天不下雨，那是歌里唱的。人生在世，谁都会风雨兼程。我说得对吗，胡副市长？”

胡松惊愕地看着：“欧阳小姐，你怎么会在这儿？”

欧阳玉蓉：“董事长让我在这儿等您！”

胡松的脸色更加阴郁，他望着窗外，凄然一笑，说：“你说得对。自从认识了你们，从来都是你们说得对。我是一错再错，一直错到现在。”

欧阳玉蓉不卑不亢地说：“胡副市长，刚才您在怨天，现在又开始尤人了。可怨天尤人解决不了问题，还要面对现实。风也好，雨

也好 总有过去的时候 对吗？”

胡松突然面对欧阳玉蓉吼出一声：“对！对！对！我从来没有说过你，说过你们不对！”

窗外又是一道闪电，照亮了胡松的脸庞。

欧阳玉蓉面对胡松的怒吼先是一愣，接着转为平静地一笑，说：“胡副市长 既然我说得对 那么 您还得在这些文件上签个字。这些文件我们已经重新修改过，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您大笔一落，也许就会逢凶化吉，云开雾散。”

胡松接过欧阳玉蓉递上的一摞文件。

欧阳玉蓉递过笔：“胡副市长 请您相信我们 相信董事长的力量。”

胡松在犹豫中接过笔，手有一些颤抖。

雷声一阵紧似一阵。在密集的雷声中，胡松颤抖着手在一摞文件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欧阳玉蓉神态复杂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欧阳玉蓉从胡松手里刚刚接过那重新签署好的一摞文件，她的手机响了。

欧阳玉蓉掏出包里的手机，向胡松示意，开始接听。

她面对手机“嗯嗯”着，脸上的表情有微微变化。她稍稍侧了一下身：“已经办好了……我知道了。”说着 故意转身面对胡松 对着手机说：“我现在正跟胡副市长在一起呢 胡副市长很好 刚刚给我们签署了所有的文件。好好，我一定转达您的问候。”

欧阳玉蓉收起手机：“胡副市长 我们老板问候您 让我向您表示感谢。”

胡松大口吞吐着烟雾，没有回答。

欧阳玉蓉笑笑说：“既然胡副市长心情不好，我先不打扰了。老板还说 万一遇到什么事情 请您一定记住 有火焰山 就有铁扇公主。”

欧阳玉蓉说完 转身要走 胡松在背后喊住她：“等等！”

欧阳玉蓉站住。

胡松却一时无语。

欧阳玉蓉：“胡副市长 还有什么事吗？”

胡松缓缓站起来说：“欧阳 我知道我现在是什么处境 树欲静而风不止。自从南江市的事情暴露之后，我每天都在心惊肉跳地生活。我知道眼前发生了什么，可我不知道事情会发生到什么程度。白天卢虎告诉我要我小心，晚上你又赶来让我重新签署过去的一切文件，你们一定知道了什么，对，你一定知道了什么才来找我。请你告诉我，他们都知道我什么了，他们要对我怎样，他们究竟会什么时候来找我？”

欧阳玉蓉看到胡松惊恐的样子 故作镇静地说：“胡副市长 南江的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只是为你担心，怕你牵连进去。至于发生了什么，你想想，你一个堂堂副市长都不知道，我们又能知道什么？别忘了，我们只是商人，你们的政治和我们的贸易是两回事。”

胡松听到这里 踉跄上前 拉住欧阳玉蓉的手说：“不 你一定知道什么了。求求你告诉我，什么时候，他们要对我怎样？”

欧阳玉蓉轻轻推开胡松的手说：“胡副市长 对不起 我们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即使是发生了什么，你是当事人，你应该比我们更清楚。再说，从政多年，政策和策略你也会比我们更精通，我告辞了。”

欧阳玉蓉转身走开的时候，胡松在她的背后扑通一下跪倒在地：“欧阳！”

欧阳玉蓉回头看着跪倒在地的胡松。

胡松：“欧阳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我们的交往不是一天两天了 就是个冰块 你们也好 我也好 我们已经牢牢地冻结在一起了，如果我真有什么事情，你们不仅仅要告诉我，还要和我一起度难关才是！”

欧阳玉蓉听到这里 冷冷地说一句：“胡副市长 你听着 南江的事情就是南江的事情，和滨海无关，和我们德远集团更无关。刚才我们的老板还在电话里让我提醒你，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你干

万不要往一起扯，你要是硬把它们扯到一起，你自己不光把门堵死了，还堵死了你的窗户。”

欧阳玉蓉说完，走向里屋。她戴上手套拉开通向另一间屋的门，又用钥匙打开里面的门。她回头对胡松说：“你起来吧。如果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首先要想到自救，而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我送你一句话，上帝不救不自救之人！”欧阳说完，走了出去，重新锁上门。

胡松看着这一切惊呆了：“天啊！他们什么地方都畅通无阻……”跪倒在地的胡松颓然地坐在了地板上。

夜幕下的高速公路滨海出口，一辆警车闪烁着警灯停在那里。

瓢泼大雨中，明健走下车来，与刚刚走下警车的市纪委书记彭方握手：“胡松同志现在在什么位置？”

彭方：“接到您的电话后，我们立即报告了市委卢梦达书记，考虑到胡松同志要主持一个涉外招待会，临时换人会产生一些不良影响，所以我们立刻派人 对胡松进行监控。宴会完后，胡市长说要休息一下，明天再回市政府。”

明健：“我们马上去迎宾馆，请安排一下三号楼备用！”

别墅房间里。

胡松痛苦地在纸上写着。

他写了两行，犹豫地放下笔。

他的手机响了，他吓了一跳，看了看手机上显示的号码，脸色变得疑惑起来。

他拿起电话：“顾市长……”

迎宾馆大门口。

监控负责人匆匆迎接着几乎浑身湿透的明健一行。

监控负责人汇报道：“没有发现异常情况……你们……”他看

了一眼明健，“卢书记已经在三号楼等你们。”

明健对董汇学说：“你们马上找他谈话，我在三号楼等你们

别墅房间内。

胡松将写了两行字的纸撕下。

他点燃火机，将纸烧成灰烬。

宾馆走廊。

董汇学一行匆匆走着。

胡松举起一枝黑洞洞的手枪，眼中充满了绝望。他将枪口对准太阳穴，额角渗出点点汗水。

他的手颤抖着扣动着扳机……

一声枪响。

手枪跌落在地上。胡松仰面向后倒下。

董汇学等人破门而入，吃惊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夜雨中的三号楼，闻讯后明健大为震惊。

调查组办公室。

胡松自杀现场的各种照片投射在屏幕上。

公安局刑侦大队队长米佳正在介绍情况：“在现场我们发现了一小堆纸灰，经过检验，这是他临死前不久才烧掉的，而且从纸灰的质量测定，应该是宾馆的信笺……”

明健紧盯着她。

米佳：“他用的是圆珠笔，在信笺的下一页纸面上留下了一点印痕。”

她递过余下的信笺白纸：“我们刚刚进行了技术处理，复原出这样几句话。”

明健听着。

米佳：“桂芳 事发突然 我只好背上了一切 你与家人理应得

到平安与回报，你可持此条去找……”

米佳：“写到这里，他犹豫了，线索也断了……”

米佳接着宣读法医的技术鉴定，认定胡松的死系自杀。

米佳又说：“另据我们现场勘查，死者房间里除了香烟味，还有一股浓郁的女人的香水味，可以肯定在胡松自杀前不久，有个女人到过他的房间。”

明健敏感地：“女人？”

卢梦达：“太突然了！太突然了！明健，你先谈谈吧。我们市委、市纪委一定会全力配合你搞清楚事实真相的，不管牵连到什么人都要一查到底。我想强调一点，我们各部门要严格地控制范围，注意不要因胡松的问题影响滨海经济发展的大好局面。”

明健：“胡松的死暴露出更大的问题，第一他怎么知道我们要来？自然是有人给他通风报信。这说明幕后有更大的隐情。胡松用死维护着一个秘密，这个秘密正是解开滨海问题盖子的线索。胡松的死不仅掐断了这个线索，还直接给我们形成了压力，怎么向滨海市人民解释？”

大家赞同地点头，但又一时无话可说。

德远集团董事长段德辉的办公室。

欧阳玉蓉一边为段德辉滴眼药水，一边说：“当时，他往地下一跪，我就知道，胡松的日子长不了了。只是没有想到，他自己送给自己的末日来得这么快。”

段德辉回过回头，轻轻叹出一口气说：“真应验了那句老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他这一枪，倒是省去了我很多麻烦。既然胡松采取了这样的办法，他算还留下了一把义气，他有他的义气，我们就得有我们的情分，来而不往非礼也。等风声过去，我们还得把他的老婆孩子安置安置。你说对吧？”他说着，睁大眼睛看着欧阳玉蓉：“我的眼睛还红吗？”

欧阳玉蓉看看他的眼睛说：“不红了。”接着，她又微微一笑说：

“辉哥总是情海恨天，恨起来会斩草除根，可怜恻心一上来，又到处播撒阳光雨露。”

段德辉听到这里，淡然一笑，坐下来，说一句：“男人嘛，有时候也挺没出息的！”他伸手示意欧阳玉蓉坐下。

欧阳玉蓉没有坐下，而是在段德辉桌子对面，双手撑着桌面说：“男人跟男人可大不一样。说实话，看到胡松突然在我面前跪下，我当时心里有那样一种感觉。”

段德辉好奇地：“什么感觉？”

欧阳玉蓉：“鄙视、厌恶！”

段德辉看着欧阳玉蓉不说话。

欧阳玉蓉：“一个男人，一个这么大城市的副市长，敢做不敢当，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乌云就完蛋，太可怜了。谁会想到平时从来不拿正眼看人的副市长，会在我一个女人面前跪下？他一跪，我就感到好好的一堵墙突然塌了，尘土飞扬，一片废墟。”

段德辉听到这里说：“这样的男人我早知道。虚张声势，外强中干，用句俗话说，驴屎蛋子外面光，官场上，这样的人不在少数。他要是没有软肋，我们怎么利用他？要是照你说的，他要是一堵墙站在那儿，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挡了我的路。真是一堵墙的话，他自己不倒，我也得拆了他！”

欧阳玉蓉听到这里，坐下来说：“所以我佩服辉哥这样的男人，有情有义，还有把骨头。”

段德辉：“小玉，我一直把你当做自己的妹妹看，作为大哥，我还得教会你怎么看一个男人。男人最重要的不是有骨头有肉，要有脑子，要心比天大。”

欧阳玉蓉点点头。

段德辉点燃一枝烟说：“胡松死了，可我总觉得事情并不会这样结束。”

欧阳玉蓉：“你我都清楚，那个明健可不是个善罢甘休的人。”

段德辉：“他要是善罢甘休，胡松也不会给自己一枪。胡松是

什么人？一分钱看得比月亮还大，何况是自己的一条命！

欧阳玉蓉：“是，刚才市政府周秘书透露了一个秘密信息，他说有人盯上了强力厂！”

段德辉一惊：“谁？”

欧阳玉蓉：“一个女人，肖静宜！”

段德辉：“肖静宜？就是前几年，市经委那个没有提拔起来的那个副主任？”

欧阳玉蓉：“是她。虽然没提起来，可她威信很高，呼声也不低。”

段德辉：“她是为什么呀？”

欧阳玉蓉：“具体情况不知道，可我听说，这个女人和省纪委那个明健关系不一般，是情人是恋人不清楚，可男女之间的事情你可以想像。”

段德辉心烦地站起来，走几步说：“早不出来，晚不出来，偏偏胡松出事了，又蹦出这么个女人。蹦出来不要紧，还和这个明健连在一起。我一直担心明健会在胡松问题上纠缠不休，这个女人一出来，明健可就有关了。世上的事往往是祸不单行，屋漏偏逢连夜雨啊……”

欧阳玉蓉也站起来：“辉哥，我相信你，你是有脑子的男人。”

段德辉摇摇头：“光有脑子也不行啊，打虎用枪，打狼用棒，打蛇要用胆量。”

欧阳玉蓉：“辉哥的意思是……”

段德辉：“我相信我的判断，胡松的事情不会到此为止。那个肖静宜告也好不告也好，我们必须先下手为强，搅乱他们的视线。你想想，怎样才能搅乱他们？”

欧阳玉蓉试探地问：“你不会说……”她做了个决绝的手势。

段德辉摆手：“我还没有鲁莽到那个地步！和官员打交道，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出此下策。”

欧阳玉蓉：“那上策呢？”

段德辉：“小玉，我问你，在滨海市，谁是天？”

欧阳玉蓉困惑地：“天 辉哥 你在说自己吗？”

段德辉：“我不是天 卢梦达是天 因为他是滨海的老大 是这里的‘土皇上’！”

欧阳玉蓉不明白段德辉要说什么。

段德辉：“让他当一堵墙吧 当我们的墙 去挡住明健。”

欧阳玉蓉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段德辉笑了：“你可能还不明白，慢慢你就会明白了。男人嘛，千万不要把自己当成天，一定要知道谁是你头上的天爷爷，然后……”

欧阳玉蓉：“然后是什么？”

段德辉：“然后你才能去做比天更大的事，把天爷爷一块儿装起来！”

中共滨海市委员会办公大楼，市委书记卢梦达简朴实用的办公室。

彭方拿出几封信：“最近两天我们收到了几十封举报顾永峰市长的信，我选了几封有代表性的，您要不要看看？”

卢梦达：“每逢到了干部提拔、换届选举 揭发信举报信就满天飞。老彭，你先看看有没有价值，提出个意见……跟胡松的案子有关系吗？”

彭方：“有的有关系，有的没关系。”

彭方还想说什么，桌上的电话铃响了，卢梦达拿起话筒来：“喂 喂……”

话筒中一个男人的声音：“市委卢书记吗，我想向您汇报一个情况……”

卢梦达有些不耐地：“你是谁 我现在很忙，有什么事 你先和我秘书联系吧……”

他想放下电话，话筒里的男声却抢着说：“卢书记我有非常重要的情况向你汇报……”

卢梦达捂住话筒，与彭方互视，说：“先这样吧。”

彭方起身离开。

卢梦达拿起听筒，话筒里：“卢书记，我只是想告诉你，有人向顾市长反映了强力厂和卢虎的问题……”

卢梦达一怔：“嗯，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话筒声：“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给你提个醒儿。”

卢梦达冷冷一笑：“哼，这些就不用你来打什么小报告了，你到底是誰，想要干什么？”

对方已经挂断了电话。

下班后，卢梦达铁青着脸走进自己家门。

老伴迎上去，卢梦达劈头就问：“卢虎呢？”

老伴不知出了什么事：“洗澡呢，怎么了？”

卢梦达气哼哼地说：“你要他马上到我书房里来！”边说边径直走向自己的书房。

卢虎出现在书房门口。大大咧咧地说：“‘你找我？有什么事，你说吧。”

卢梦达看着他那样子，一时竟不知怎么说好。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卢虎，你现在跟我说话都不喊我一声爸了，是吧？”

卢虎：“你首先是市委书记，然后才是我爸。我不知道你现在板着脸是以市委书记的身份还是以父亲的身份和我谈话。”

卢梦达：“双重身份都有。你坐下。”

卢虎站着：“不用，你已经习惯了别人站着听你训话。”

卢梦达严厉地：“坐下！”

卢虎不情愿地坐了下来。

卢梦达：“实话告诉我，你瞒着我都在外面做了些什么？”

卢虎：“没什么，我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卢梦达：“你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

卢虎想了想说：“有什么事你直接说吧。”

卢梦达：“好，我问你，除了你应该做的，那么，你又做了什么不应该做的事？”

卢虎：“没有什么不应该，凡是我做的都是应该的。”

卢梦达：“那么，你跟强力厂做的事情到底应该还是不应该？”

卢虎不屑地：“强力厂？”他冷冷一笑说：“强力厂的事，市纪委已经调查过，早已作了结论。”

卢梦达：“恐怕你做的事情不仅仅是市纪委调查的那些吧？我担心你还有更大的问题在瞒着我，瞒着组织。”

卢虎听到这里一愣，又说：“爸，到底怎么了？”

卢梦达长叹一口气说：“你毕竟喊我一声爸，我也不想瞒你。我今天接到一个匿名电话，把你和强力厂的事说得耸人听闻。我并不是完全被这个电话所迷惑，可风声千里，必始于青萍之末。这事牵扯到你，我不得不担心。所以，我让你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我。”

卢虎听到这里，站起来，说：“你是担心我，还是担心你自己？”

卢梦达：“你是我儿子，你和我有什么区别？”

卢虎：“区别就在于你询问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关起门来说话，你问我这些一不是为了大公无私，二不是为了拯救我，你真正担心的，是你的官位和前程！”

卢梦达气得一拍桌子：“你！”

段德辉寓所马场，段德辉正骑马狂奔。

欧阳玉蓉开车过来停下。她下车静静地看着狂奔的段德辉。

段德辉勒马停住，他回过头：“是不是卢虎来了？”

欧阳玉蓉摇摇头：“没有。”

段德辉：“不信你等着看，卢虎马上就到，而且气势汹汹。”

段德辉办公室。

卢虎气冲冲说：“辉哥，把电话直接打到我父亲那里，这既违背我们的约定，也不是你一贯的风格，不至于吧？”

段德辉：“阿虎，别生气。我既然做出违背我们约定又违背自己风格的事情，一定是发生了比这些更大的事。情况是这样，据我所知，胡松虽然死了，可明健并没有结束他的滨海行动，他眼睛盯着滨海，心里念叨着滨海，胳膊腿都在滨海活动。此时此刻，又蹦出那个叫肖静宜的女人，这个女人现在正到处做强力厂的文章，这篇文章要是和明健的文章做到一起了，你想想，后果会是什么？”

卢虎不由得浑身一颤，他竭力镇定着自己：“真有那么严重？”

段德辉：“胡松死了，明健在滨海的目的显然不再是为了追究胡松。一棵大树拦腰斩断没什么可怕，可怕的是刨根问底，连根拔起。要是根都被拔出，你和我在劫难逃就不必说了，你父亲呢？我看了很多书，书上告诉我，人上人和阶下囚其实只有一步之遥。说你是书记你就是书记，说你是垃圾你就是垃圾，这个道理我不多说你也会明白。别看你和你父亲表面上如何，事到临头，他不会不急。再怎么讲，他也是你亲生父亲，你身上流着他的血。”

卢虎听完这些，有些惊慌地说：“辉哥你说该怎么办？”

段德辉笑笑说：“所以我违背常规，给你父亲打了电话。要想对付明健，你我都不行。惟一能行的，就是你家老爷子了。因为他不光是你老爷子，他还是滨海市的市委书记！”

段德辉说完拿出一摞材料：“好比唱戏，现在你家老爷子是角，可再好的角也得有戏文，有锣鼓家什，喏，我们都给老人家准备好了，只等老爷子登场亮相！”

卢虎翻弄起那些材料。

清晨，滨海市某公园里，锣鼓和胡琴声响起，一曲悠长的西皮流水从一个老者口中唱出。

公园一个角落里，一群人在绿荫丛中唱起了京戏。

远远地，走来了市委书记卢梦达和他的老伴。两人在清晨的清新空气里款款散步。很快，他们来到了唱京戏的人群前。

卢梦达站住，入神地听起来。

老伴说：“难得你有这份闲心听人家唱戏。”

卢梦达看了一会儿 听了一会儿 叹口气 说：“这人哪 活一辈子 跟唱戏一样 看起来听起来 热热闹闹 可大幕一拉上 还得落一个曲终人散。”

老伴：“老卢 这几天你看上去像有什么心事。”

卢梦达没有回答。

老伴：“是不是因为滨海出了胡松的事情 你心里难受？”

卢梦达转过身来，朝前走几步，说：“我的心事还不就是家事国事。”

老伴说：“家里能有什么事让你操心？孩子小的时候没见你管过家，孩子都大了，家里还能有什么事让你放心不下？”

卢梦达：“要是孩子永远也长不大就好了。真是，养子不教父之过啊。”走几步他叹口气 又说一句：“子过还须父来还哪！”

老伴听到这里 似乎察觉到什么 问：“是卢虎给你惹事了？”

卢梦达：“你别问了。走吧 回去吃早饭 吃完早饭我还要去省委。”

卢梦达说完，径自向前走去。老伴困惑地看着他的背影。身后的京戏正唱得酣畅淋漓。

一辆黑色的奥迪车在中共南方省委员会大楼门前停下。卢梦达手夹着一个黑色公文包，走进了大楼。

省委会议室内。

省委书记安楠看看身旁的陈克清 笑道：“克清同志 老省长住院，把你这个常务副省长给累坏了，这里不准吸烟是我定的规矩，今天就对你破个例吧！”

陈克清笑笑说：“我可不能破坏安楠书记的规矩，我尽量克服克服。”

安楠面对众人说：“卢梦达同志专程从滨海赶来，提供了一个重要情况，趁陈克清副书记和纪委龙雨亭书记都在，我们召集省委、省府的有关同志开一个紧急会议，大家一起听听梦达同志的汇

报作个决断。”他转而对卢梦达说：“还是让梦达同志抓紧谈吧。”

卢梦达：“南江的重大走私案牵扯到我们滨海市的副市长胡松，我很痛心。作为滨海市领导班子的班长我负有领导责任，我的检讨会专门呈报省委。胡松的问题敲响了滨海的警钟，也敲响了我的警钟，看来，光是一门心思搞建设，一门心思抓经济是当不好这个班长的，思想上稍一麻痹，就可能铸成大错，胡松现成的例子在这儿摆着，教训不能说不深刻。正因为这样，我这次专程来向省委汇报，是因为我们收到了一份重要的检举材料，检举胡松在滨海可能还有后台。这份材料言之凿凿，有根有据，我不敢怠慢，所以紧急来到省委汇报。”

陈克清一怔，紧盯着他：“谁？”

卢梦达毫不犹豫地：“市长顾永峰！”

在座的众人闻言大惊。

南方省人民政府办公大楼楼梯上。

陈克清与卢梦达边走边交谈。

陈克清：“顾永峰今年多大？”

卢梦达：“48岁。”

陈克清：“他担任市长职务大概有……”

卢梦达：“五年时间。”

陈克清：“顾永峰我还比较了解，有个性，脾气也不小，但是个人才啊，也是一个实干家……”

卢梦达急忙道：“在我看来，顾永峰是个好同志，这些年我们配合得总体来说是好的。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也并不是没有思想斗争，毕竟在一条船上，属于同船共渡的同事嘛。可这种事情如果我隐瞒不报，我一是怕负不起这个责任，二是怕省委和你这个老上级打我的板子。”

说着，两人走进了陈克清的办公室。

陈克清点点头，说：“这样的事情当然应该报告省委，这是大是

大非的问题嘛！如果真有什么事情你隐瞒下来，那省里对你可不仅仅是打板子的问题啦。滨海市出了一个胡松，我就担心滨海的工作受影响，但愿顾永峰不要再有什么事了。”他伸手又要拿烟。

卢梦达拦住他，诚恳地：“克清书记，能少抽还是少抽点，身体要紧，您现在的担子重啊。”

陈克清自嘲地一笑：“我这人，除了工作，也就剩这点嗜好了。”

卢梦达笑笑：“说起工作，上上下下对您可都是有口皆碑啊。论资历论水平，省里能接替老省长的，非您莫属，前两天我专门到医院看望老省长，他还特别提到您呢！”

陈克清急忙制止他：“这些影响团结的话，以后千万不要再说了！”他感叹地：“我现在只是想如何扎扎实实地做点实事，别的，我从来不去考虑。梦达，我也提醒你一句，不管下一步省委的班子如何调整，对你来说，干出点实事是最根本的。既然滨海出了问题，案子该怎么查就怎么查，但有一条你们必须明确，不管怎么查案，一切都要以稳定和发展经济为大局！”

卢梦达恭敬地望着他：“我明白，希望省纪委的明健同志也能明白这个道理！”

陈克清自信地：“明健那里，我会和他好好谈谈的！”

晚上，中共南方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龙雨亭办公室。

龙雨亭：“刚才安楠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其中一个决议是由你负责，尽快调查清楚滨海市长顾永峰的问题。”

明健：“顾永峰，莫非胡松的背后真的是顾永峰？”

龙雨亭关注地：“怎么，你有预感？”

明健：“我刚刚接到公安厅的报告，现已查实，胡松自杀前手机收到的最后一个电话竟然就是顾永峰打的……”

龙雨亭沉思片刻说：“你以为这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吗？”

明健：“必然联系不敢说，可胡松的事情并不会因为胡松自杀而结束，这肯定是必然的。胡松出事以后，我专门到他家里去看了

看，胡松的妻子几乎没说话，惟独说的一句话是：胡松被人害了。当时，更加深了我的感觉，看来这案子很棘手啊！

龙雨亭：“是啊，前几天，纪委和省检察院同时收到了来自滨海的举报材料，内容相同，都是反映强力厂的事，对追查胡松的背后问题可能至关重要，事关重大，经与省检方面研究，我们已委派省检的赵正刚同志参加调查组的工作！你看看这些材料，举报人署的是真名实姓，你应该对这个人的情况是熟悉的。”

明健：“我认识？”他眉头皱起：“是谁？”

龙雨亭：“肖静宜！”

明健惊愕地：“肖静宜？”

次日，越野车奔驰在省城到滨海市的路上。

车上 明健：“正刚同志，你对这些举报信怎么看？”

赵正刚：“肖静宜这次的检举材料，等于在滨海的天上捅了一个大窟窿。”

明健蹙起眉头：“这么严重？”

赵正刚：“滨海市副市长胡松不仅仅卷入了南江市的走私犯罪活动，而且在滨海也可能存在严重的问题。肖静宜的材料反映，滨海市的强力厂在引进化工生产线上存在问题，而且怀疑胡松利用了强力厂的进出口条件进行了大规模的走私。这不可怕，因为胡松已经畏罪自杀，可怕的是，参与这项活动的不仅仅是胡松一个人，其中一个重要的合伙人你猜是谁？”

明健：“谁？”

赵正刚沉吟片刻，说：“滨海市市委书记的儿子。”

明健脱口而出：“卢虎？”

赵正刚：“就是他！”

车里顿时陷入短暂的沉默。

赵正刚：“如果胡松的后台是顾永峰，问题的难度可能不会很大，如果是卢虎，问题就复杂和严重多了。咱们滨海市的卢书记可